

思在货币章中不仅研究了货币范畴，而且研究了价值范畴，而表现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不仅是货币，而且首先是商品。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在《大纲》中奠定了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以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必然性。

《大纲》中第一次制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二重性的论点，是马克思思想的卓越成果。这个论点成了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论点使他的价值理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而只知道价值量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指出，对劳动二重性的认识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①。

马克思在《大纲》中制定他的价值理论时，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形式。而这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出发点，不能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商品的价值，也不能是商品的价值关系，而相反地是商品本身，即这种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因此，马克思更改了他的著作第一章的标题。他把这一章不称作“价值”而称作“商品”。在《大纲》手稿的末尾这一章的草稿中，马克思就写道：“第一个表达资产阶级财富的范畴就是**商品**”。

由于劳动具有二重性，由于劳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直接地是私人劳动，而它的社会性质必须在市场上才会表现出来，就产生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外部运动形式就是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即商品价值在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上获得了独立的存在。马克思回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想到的问题，即关于商品和货币必然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当货币在表面上解决了商品的使用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31页。

历史观及其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普遍规律性。这些天才的思想是对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15 年来的发展所作的总结。这些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1845—1846 年期间在他们默契合作的伟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又在 40—50 年代的其他著作中反复检验、应用和不断发展而成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表述”^①。

马克思在序言里还简短地谈到他作为工人阶级学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他强调指出，这一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所以，“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抽出经济领域，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抽出生产关系，认为这些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有政治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基础。这样，马克思便为研究和认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消逝，即它们有规律的次序性，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指出了一条认识世界历史的意义、内容和进程，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③ 的唯一科学途径。由此，也就有可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④。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423—4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2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425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425 页。

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

在当时，科学中使用两种研究方法：一方面是黑格尔的抽象、“思辨”即唯心主义形式的辩证法，不过恩格斯强调指出，黑格尔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有“巨大的历史感”^②；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重新盛行，它否认任何发展，其主要作为就是搜集事实材料。这两种方法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说，都不适合马克思使用。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③

恩格斯接着指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还可采用两种方式，即历史的方式和逻辑的方式。他说，采用纯历史的方式，尽管有其表面上的好处，即在反映现实发展方面更加清晰，但实际上并不可行，因为无限的历史细节材料和决非直线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将同样要求进行无限的工作，这是无法驾驭的。恩格斯的结论是：“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它以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反映了历史过程，“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④。

在书评的末尾，恩格斯对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规定，指出了它的最重要特性。他写道，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页。

草稿《巴师夏和凯里》占马克思于1857年11月标明“笔记本Ⅲ”的那个笔记本的前七页。从这个笔记本的第8页开始，马克思接着写笔记本Ⅰ和Ⅱ包含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头部分的正文。

关于这本笔记本的详细描述见关于笔记本Ⅲ的描述。手稿每张纸的正反面都用黑墨水写了字。正文占了各页的整个宽度，因此只留下一个很窄的空边。这本笔记中包含着草稿《巴师夏和凯里》的前七页，其中第4页和第7页只有三分之二写了字。

手稿中有相当多抹掉的、添加的和改正的词和术语（都是写作当时的改动）。许多词是缩写或者说经过了压缩（去掉了一些字母，主要是去掉了一些元音字母）。定冠词大部分缩写为d.，所有代词sein常常缩写为S.。双辅音mm和nn写成m̄和n̄。

手稿用德文写成，但其他外语词源的词大部分用拉丁文字母书写。原稿中有一系列明显的未改正的笔误。

（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2部分第1卷第1册副册第9—10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

写于1857年8月最后一星期

产生和流传过程

当时马克思尚未写作的经济学巨著的导言未完成草稿，包括在用字母M作标记的笔记本的前24页（包括第二封页）中。笔记本的第二封页上注明了日期“伦敦，57年8月23日”，其中23是从数目字20改成的。因此，8月23日是开始写作导言的日期。导言正文约有两个印张，写作期间显然没有较长的间断。后来很快就开始写作的由七个笔记

力)、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交替关系，在这部手稿中第一次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尽管这些问题的阐述还不系统，并且也还有某些缺陷。

手稿的结构划分不细。手稿不是按照预先想好的结构写作的，不如说手稿的结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的。马克思曾在几处地方^①考虑过他的著作的结构问题。《货币章》这个标题是他后来补加的，但最晚是在转到笔记本Ⅱ的时候，因为在笔记本Ⅱ的第一页上已经写上了《货币章（续）》的标题。马克思最初把《资本章》称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章》；后来他在笔记本Ⅲ中继续写作时写为《资本章（续笔记本Ⅱ）》。马克思直到笔记本Ⅶ都还没有给各章编号。只是在手稿的最末尾的地方，在笔记本Ⅶ的第63页上，马克思才起草——注明“这一篇应补充进去”——标明数目字Ⅰ的《价值章》的开头部分。也许只是在这时，马克思才在笔记本Ⅰ中的《货币章》前面加上数目字“Ⅱ”。《资本章》的分篇情况也是如此。该章分为三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只是在最后一篇马克思才标明为《第三篇》，前面各篇他既没有标明数目字，也没有写上标题。

尽管非常庞大的《资本章》在写作时没有明确分篇，但是对资本的整个研究在手稿中还是明显地分为如下三篇：1. 资本的生产过程；2. 资本的流通过程；3. 结尾部分。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把这一部分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者“资本和利润、利息”。在资本流通过程篇以及资本和利润篇中，马克思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19—220、232—283、280—281页。

中部分纸轻微损坏，呈微黄色。笔记本由尺寸为 364 × 226 毫米的 11 张纸对折而成。这些纸曾装订在一起，线没有保存下来。纸无水印。

本笔记本全部 44 页都由马克思用墨水连续编了页码。无封皮。马克思在笔记本正文第 1 页开头写了这样几个字：“笔记本 VI · 资本章。伦敦，1858 年 2 月”。

笔记本 VII（正文共 64 页）

1858 年 2 月末至 5 月末

H 亲笔原件：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遗稿 A - 40/A - 49。

前面 64 页正文是《大纲》的最后部分，除这 64 页外，笔记本 VII 还含有（在一个未编页码的空张之后）篇幅很大的摘录部分（第 63a、64a 和 65—277 页，其中缺 18 页，第 277 页为第三封页）。

整个笔记本 VII 由留下的编了页码的 260 页组成，纸张为结实的有条格的白纸，无水印，尺寸 223 × 183 毫米，笔记本还有一张同样尺寸的结实的封皮纸。第一封页和第四封页上带有棕色的大理石花纹图案，上面没有写字。

马克思在第二封页上写了这样几个字：“笔记本 VII（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篇）。伦敦。二月末三月初”。此外，这一封页上还有马克思亲笔写的许多图书资料目录，还有劳拉·马克思写的两行字。

第三封页（页码编号为 277）含有马克思列出的笔记本 VII 摘录部分的内容目录。该摘录部分从 1859 年 2 月 28 日开始，大约继续到 1863 年 6 月。

笔记本的所有各页（前面提到的把《大纲》正文同笔记本摘录部分分开的二页空页除外）都由马克思用墨水编了页码，并由另一个人用铅笔作了记号“DP”。

的经济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内形成的,因而已经历了一定的历史的演变。为了掌握一种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得既研究它的发展了的形式,又研究它的萌芽状态,它的起源,这是极为重要的。逻辑的分析决不是脱离了实际的历史发展的一种任意的精神的解释。它必须与历史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这种结合是为更详细的研究和结论的证实作准备的。

《导言》包含着马克思未来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纲要。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对此作了详述:“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①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他的计划作了更详细的叙述。^②在这一全面的计划的结构中,马克思进行了他在1857年至1861年间的经济学研究,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

《1857—1858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的第二个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连同他的唯物史观的发现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1857—1858年手稿》引导读者直接进入马克思的思想活动,使他们能够逐步领会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造。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以及在他的《导言》中所描述的科学方法的运用上的各具体方面,在这里表现得特别清楚。

《1857—1858年手稿》的开头是《货币章》,后来马克思给该章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5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98—306页。

西中，看到了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严重歪曲，即在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本身的社会性质与生产成果被财产所有者占有之间表现出来的明显矛盾。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①。强调的不是社会劳动的强大潜力，即它使自然资源物化或具体化的能力，而是它的“异化”，即这种“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②这一事实。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看作是异化一般的最后形式，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上易逝的、暂时的现象。他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为集体生产所代替时，劳动的一切异化的来源将被消灭，它的社会性质的颠倒将被克服。在集体生产的基础上，将不仅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有力增长，而且为每个工人的全面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物质的前提条件。这，不是剩余时间的增加，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节约劳动时间的目的。另一方面，闲暇时间又将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它将扩大人们的视野和知识，使他们能够接触世界文化的一切成就，而这又必定对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产生有利的影响。马克思写道：“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③

发表在第 29 卷中的另外一些材料是与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有关的，该著作的第 1 分册于 1859 年夏以书的形式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6 卷下册第 3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6 卷下册第 36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6 卷下册第 225 页。

当然，在这个《前言》的范围内，要找出《大纲》中所揭示的马克思方法的每个“精辟之处”和“僻径”，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对较重要的途径的最重要之处加以概括，却是完全必要的。

1858年1月14日，当马克思写至第四本笔记本中某处^①的时候，向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报告了它的进展情况：“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②

《大纲》中所作出的、后来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新的利润理论^③，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重要突破。在它的基础上，马克思能够论证，并不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认为利润率可以衡量工人受剥削的程度，相反地，可以衡量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剩余价值率。^④ 马克思指出，利润率实际上歪曲了剥削率，而当资本主义发展时，它的歪曲达到了更高的程度。^⑤ 这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何种策略的理论等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黑格尔《逻辑学》所提供的“服务”，也并不限于利润率这个特殊问题。整个《大纲》证明它们的存在。虽然列宁并不知道《大纲》，但他在重新研究《资本论》第1卷时，看出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总体上的影响。他在《哲学笔记》中写道：“不钻研和不理解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44—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44—361页及下册第263—2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45—34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83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交织*

〔苏〕W. 维戈茨基

为了探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卓有成效地应用这一学说解释现代情况，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前景，有必要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资本论》的方法的认识，深入了解《资本论》作者的创作实验室。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从《资本论》的逻辑中得出一般形态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列宁所说的“大写字母的逻辑”），而经济学家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使这一方法具体化，以用来从事经济学研究。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把“辩证法”和他“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区分开来。考察一下后一过程，可以使我们再现《资本论》中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情况，对于马克思制定经济学理论的机制得出某种概念。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即统一的经济理论制定过程的两个方面区分开来，这对于说明马克思的创作方法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和叙述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现代著述中得到广泛的反映。在这里我想首先提一提 W. 雅恩和 R. 尼措尔德关于研究和叙述

* 本文选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5辑。

其次，马克思强调研究方法的以下要素，即特征：1. 充分地占有材料；2.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3. 探寻内在联系。

研究方法的上述各个要素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中也反映出来了。这首先反映在摘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作、统计汇编、工厂视察员报告等资料的大量笔记本中^①，其次，也反映在《资本论》的各种手稿中。研究过程的特点是从具体进到抽象（ $K \rightarrow A$ ），从经济的“表面现象”进到深刻的内在联系，而叙述过程的首要特征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A \rightarrow K$ ）^②。在摘录笔记中， $K \rightarrow A$ 运动占统治地位；在《资本论》各手稿中，这一运动只居优势地位，它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 $A \rightarrow K$ ）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在完成的著作中，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 $A \rightarrow K$ 运动则已居优势地位，不过这些著作中仍可看到 $K \rightarrow A$ 过程。^③

最后，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在科学叙述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是材料的“现实运动”；在科学理论中“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于是就产生一种实际危险：把理论武断地理解为某种“先验的结构”，也就是看作天才头脑的创造，而不是现实的反映。产生这种看法的危险是现

①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第四部分各卷编辑工作的展开，马克思的各种摘录笔记也得到仔细的研究。参看 K. 弗里克、W. 雅思：《马克思的 1850—1853 年的伦敦笔记》，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1976 年第 2 辑。

② 马克思指出， $K \rightarrow A$ 和 $A \rightarrow K$ 运动的相互作用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已得到反映。参看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6 卷上册第 38 页）。

③ 《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表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分析，是马克思的研究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由此可以认为， $K \rightarrow A$ 运动是这一过程的决定性要素，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转化形式进到资本主义经济深处的规律性，是研究过程的决定性要素。

1861年夏天，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材料的基础上，对“资本一般”这个部分的结构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①，当时他正着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这一工作是从1861年8月开始的。

《资本论》的结构，无论就其制定工作的复杂性来说，或就其重要性来说，都可以纳入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领域所作出的伟大发现的行列。这一结构的完成，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历史上“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②。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和交织，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及整个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原载民主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1979年第9辑）

（夕昆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541—549页。这一手稿的写作日期目前还有争论。很有可能这是马克思于1859年2、3月间写的，即在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不久写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385页。

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①最后，客体一方和主体一方相互转化，“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②，这也适用于主体一方和客体一方的关系。可见，直接中介的这三个要素也适用于客体一方与主体一方的关系。

除了消费和生产的直接关系外，马克思还研究了由分配和交换中介的关系：“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③马克思由此而清楚地对已经表明其中介要素的直接关系和由另一方中介的关系加以区别，这里的另一方指的是分配和交换。马克思在透析黑格尔哲学时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④马克思概括了直接中介的三个要素，并对此作了以下的补充说明：“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⑤天真的黑格尔主义的危害今天依然存在。例如，如果说凡是消费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先前加工生产出的东西（这里指在个人消费中），这是可信和显而易见的。但是，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够在个人消费中消费掉，那就不那么可信，而且相当片面。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7—2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1页。

资本的一般规定。”^① 这里提到的“资本的一般规定”，德文原文是“die allgemeine Bestimmung des Capital”。^②

2. 资本的“一般性的形式”。在《手稿》第Ⅱ笔记本第17页上，马克思提到：“资本取得的同一性，即一般性的形式，就在于资本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是货币。”^③ 这里提到的资本的“一般性的形式”，德文原文是“die Form der Allgemeinheit。”^④

3. “资本的一般概念”。在《手稿》第Ⅳ笔记本第18页上，马克思提到：“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已经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⑤ 这里提到的“资本的一般概念”，在德文原文中是“der allgemeine Begriff des Kapitals”^⑥。

4. “总的来说的资本”。在《手稿》第Ⅲ笔记本第34页上，马克思提到：“流通其实还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一般，而流通只能在作为货币的资本形式和作为资本的资本形式之间起媒介作用。”^⑦ 这里译为“资本一般”的，在德文原文中是“Kapital überhaupt”^⑧，包含有“总的来说的资本”的意思。“Kapital überhaupt”这一用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涵义的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0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册第1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216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册第1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90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2册第32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册第313页。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册第260页。

四、“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对《资本》 册结构形式的意义

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概念，对他写作《资本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马克思提出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之后，“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概念及其关系，成了他建立第一册《资本》结构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

1857年8月，在开始写作《手稿》时，马克思就提出了经济学著作的“五篇计划”。在“五篇计划”中，“资本”是第二篇中的部分内容。大约在1857年11月下旬，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第Ⅱ笔记本时，曾对“资本”部分的结构作过深入的思考。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利用黑格尔《逻辑学》中一般、特殊和个别概念提出的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两个结构计划。我们可简称其为“资本”部分的“三分结构”。在“资本”部分的“三分结构”中，马克思打算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依次递进的逻辑序列，逐步展开对资本本质规定性的论述。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理论论述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概念的提出，马克思对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计划，其中包括“资本”部分的结构计划作了重要的修正。到1858年2月，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在“六册计划”中，“资本”部分成为单独的一册，并被列为“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

1858年4月初，马克思又对《资本》册的结构作了重新划分，提出了《资本》册的“四篇结构”，即（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从而完成了从“五篇计划”中“资本”部分的“三分结构”，到“六册计划”中《资本》册的“四篇结构”的过渡。同年6月，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霍布斯鲍姆谈马克思的《大纲》 诞生 150 年及其现实意义*

〔英〕霍布斯鲍姆

2008 年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马塞罗·默斯托博士主编的纪念马克思的《大纲》创作 150 年的论文集《卡尔·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由国际上三十多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撰稿。著名历史学家、“漫长的 19 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的作者、伦敦大学伯拜克学院院长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荣誉教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本书撰写了前言。2008 年 9 月 15 日，Z Communications 网站发表了本书编者默斯托与霍布斯鲍姆关于“马克思及《大纲》的当代意义”的一个对话。本文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阐述了《大纲》的出版与其在世界上被接受的漫长历程，并探讨了《大纲》的当代意义，认为《大纲》体现了远比《资本论》更丰富的思想，比如它是唯一一部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共产主义所做的提示的文本，同时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的最佳指南。

* 本文选自《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 1 期。